

剑雨花红

【台湾】秦红 著 上



3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剑雨花红

〔台湾〕秦红 著

上



目 录

上 册

第 一 章	武技初试	(1)
第 二 章	殊行绝才	(30)
第 三 章	寻流溯源	(65)
第 四 章	死亡之剑	(100)
第 五 章	疑云层层	(128)
第 六 章	行侠锄奸	(172)
第 七 章	异变陡生	(200)
第 八 章	跋前疐后	(242)

下 册

第 九 章	失之东隅收之桑榆	(267)
第 十 章	同气连枝	(311)
第十一章	相持不下	(348)
第十二章	天罗地网	(404)
第十三章	夜闯金剑堡	(454)
第十四章	真假难辨	(492)
第十五章	付诸东流	(538)

第一章 武技初试

第一步：徒手击败“霸王拳”庞德公，不成则返山再练三年。

第二步：使用金钱镖击败“千手怪侠”司马天虹，不成则返山再练三年。

第三步：使用木剑击败“剑先生”金履祥，不成则返山再练三年。

第四步：取剑。

第五步：报仇。



第一步

令狐彰来到了庞家庄。

因为“霸王拳”庞德公庞老爷子就住在这里。

庞老爷子并不太老，今年才六十出头，但在武林人的观念中，他已老得可以称为“老祖宗”了。

他一生只收了七个徒弟，这七个徒弟在各地定居之后，各收了几个徒弟，这些徒弟便在大江南北开设拳馆，广收门徒，然后门徒再传门徒，如果以“代”来分别，至今已传下六七代，因此“霸王拳”的门徒已多达数千人，衍为武林中凌驾各大门派的一股强大的势力。

所以，庞德公庞老爷子便成为高高在上的神仙人物，大

家一提起庞老爷子，莫不肃然起敬。

事实上，庞老爷子的名满天下并非由于门徒众多而来的，他之享有盛名，完全是靠他自己一对拳头打出来的。因为他的“霸王拳”天下无敌。

霸王拳，拳如霸王。

霸王拳，霸道无比。

霸王拳一出，飞沙走石，天地变色。

二十多年来，已经没有人敢向他挑战了，全天下的武林人都对他服服贴贴，像这样的一位人物，如果还有人敢找他挑战的话，那他一定是疯了。

可是今天，令狐彰却要来找他挑战，并且打定主意要击败他。

原因何在呢？

因为这是令狐彰的师父为他定下的条件。他师父规定他必须击败“霸王拳”庞德公、“千手怪侠”司马天虹、“剑先生”金履祥三人，然后才算艺业圆满，才准他去报仇。

他已在天山吃了整整十六年的苦，回想天山的天寒地冻，每天除了三个时辰的睡眠时间之外，其余的时间都在冰天雪地上苦练武功，虽说那是他自愿的，但他已怕了，他绝不能忍受挑战失败再返天山去苦练三年，所以他决心要尽全力击败“霸王拳”庞德公。

庞德公的身材异常高大，比一般人要高出一个头，虽然发须已现灰白，但满面红光，绝无一丝老态，尤其是那对精眸，神光灼灼，好像两把刀子，两道冷电。

他对着站在眼前的青年打量再打量，确定令狐彰并不是疯子之后，才问道：“为什么要找老夫挑战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因为我想击败你。”

“为什么想击败老夫?”

“因为我要成名。”

庞德公听了并不生气，只是“哈哈”地笑起来，就如他的一个一岁多的孙儿抓他胡须一样，使他觉得有趣、好笑。

令狐彰冷冷道：“这有什么好笑的?”

庞德公笑道：“告诉老夫，是谁教唆你来的?”

令狐彰道：“我自己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你师承何人?”

令狐彰道：“未便奉告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令师知道你要来找老夫挑战么?”

令狐彰道：“知道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他不反对?”

令狐彰道：“是的。”

庞德公有些不高兴了，回头看看站在自己身后的两个儿子和三个孙子，便道：“维义，你过来。”

名叫“维义”的是他的长孙，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他应声走到爷爷身边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爷爷吩咐!”

庞德公回对令狐彰笑道：“这是老夫的孙儿，如果你能够打败他，老夫保证你可在一日之间一举成名天下知。”

少年庞维义便向前走上几步，准备与令狐彰过招。

令狐彰摇头道：“我不要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为什么?”

令狐彰道：“我只要跟你一人打。”

庞德公的一个儿子闻言大怒，喝叱道：“无知小子，你难道活得不耐烦了!”

令狐彰神色平静地说道：“庞老爷子，我非要跟你一人

打不可，请你务必接受，如果我与令孙令郎等人动手，纵然胜了，但那时我已耗去不少体力，那时候再与你老动手，我可能会败，这是不公平的。”

他说得很诚恳。

庞德公神色微动，便示意孙儿庞维义退回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敝姓令狐，单名一个彰字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何方人氏？”

令狐彰不答。

庞德公道：“怎么不说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不重要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你看来年纪尚轻，还没超过三十岁，因此你与老夫不可能有什么过节，是否老夫早年得罪你的某一位长辈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没有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既无过节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找老夫寻衅呢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刚才说过了，我想成名，而击败你霸王拳是唯一的捷径。”

庞德公摇头道：“老夫不能跟你动手，这会被武林同道讥笑！”

令狐彰道：“你老的意思是：不屑与一个无名小卒动手？”

庞德公道：“是的，胜之不武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如果我的武功足可与你老一较长短呢？”

庞德公微笑道：“如果你的武功足可与老夫一较长短，你应该已名满天下了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我刚刚离师下山。”

庞德公含笑道：“所以你应该先跟老夫的孙儿走几招试试，无论什么事，都应该一步一步地来，所谓行远自迩，登高自卑，难道令师没有教你这个道理？”

令狐彰游目四顾，看见附近有个半埋地下的废弃石臼，当即移步走过去，伸手一抓，便将那六七百斤重的石臼提了起来。

只这一手，已看得庞德公和他的儿孙们面色一变，顿时对令狐彰刮目相看了。

但还不只此呢！

但见令狐彰一手抓起石臼之后，随即往上一抛，石臼便飞上两丈多高的空中。

这样的神力，在武林中是罕见的。

但还不只此。

当石臼势尽下落之际，只听令狐彰一声大喝，身形一跃而起，一掌拍中下坠的石臼，石臼应声再向上飞起五六尺高。

第二度下坠之际，他又跃起一脚踢出，砰的一声，石臼又向上飞起数尺。

第三度下坠之际，他又飞身而上，再踢出一脚……石臼就这样节节升高，好像一个皮球在空中上上下下，到了第九次之后，他才让石臼落到地上。

这时，庞德公的儿子和孙儿已是个个目瞪口呆，就如白日里见了鬼一般。

庞德公则是一脸凝重之色。

令狐彰抱拳一礼道：“这样够不够与你老一较长短？”

庞德公微微颌首道：“很够了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你老愿意接受我的挑战么？”

庞德公道：“非常愿意。”

令狐彰大喜道：“谢谢，请让我歇一歇，等我体力恢复，咱们再来动手。”

说罢，就地坐下，闭目盘膝趺坐，徐徐吐纳调息起来。

这时候，庞德公的次子庞健英靠近父亲身边，以含有深意的目光望着父亲，轻声道：“爹……”

他的心意是：如果父亲同意的话，他便趁令狐彰调息的时候出手攻击，因为他看了令狐彰的功力之后，知道父亲的一世英名已面临严重的威胁。

庞德公了解其意，他摇摇头，显似心情十分沉重，但又有一些欣喜之色，说道：“几十年来，为父今天终于见到了一个奇才，这是十分可喜之事！”

他这句话，已充分表明他爱才之情，他的儿子庞健英听了这话，只有敛眉垂首，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

庞德公转望长子庞健汉，微微冷笑道：“习武一道，就如学问一般，有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为父老了，你们兄弟还年轻，今后就看你们自己了。”

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，颇有预留遗言的味道，庞健汉听了很是不安，忍不住便跨步而出，朝令狐彰走了过去。

庞德公神色一严道：“退下！”

庞健汉回过头，以恳求的语气道：“爹……”

庞德公沉声道：“退下！”

庞健汉不敢违抗，退了回来。

这当儿，令狐彰调息已毕，张开双目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庞德公张开双臂，轻轻往后摆动，他的两个儿子和三个

孙子，以及许多在场驻足而观的庄中人，立刻纷纷后退，一直退出十几丈远。

他们都有经验，要看老庄主的“霸王拳”就得远远后退，绝不能站在十丈以内的地方。

令狐彰抱拳道：“请赐教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别客气，发招便是！”

令狐彰说声“有僭”，登时目光凝注，开始游步准备出击。

他的脚步移动间，步步蕴蓄玄机，步步稳健敏捷，庞德公的两个儿子在武学上的造诣也已不同凡响，现在见到令狐彰的步法，不禁暗暗喝彩，也暗暗心惊，就好像棋迷见到一局变化莫测的棋势而为之入迷，为之如醉如痴。

庞德公的脚步也在移动，移动的步履也极巧妙，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令狐彰是主动，他是被动，换句话说他已不知不觉被令狐彰“牵引”住了。

不过，这位一代拳王的心中是另有打算的，他已经看出令狐彰是个极之可怕的青年，除了自己之外，庞家庄中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，而他自己在武林中的名望和地位已至高无上，胜了令狐彰不会增加一些什么，败了则一世英名将付诸东流，所以他决定采取守势，守势是最稳当的战略，只要能够维持不败，一切便可交代过去了。

像庞德公这样的人物，当他决心不求胜而采取守势时，对手是很难找到攻击的机会的，令狐彰绕场转了好几圈，实在无隙可趁，只好勉强出手，一声厉叱，抢步发掌。

虽是勉强出招，但这一掌所含蓄的力道，却足以开碑裂石。

庞德公没有硬接，一个轻巧的移形换位，便避开了攻

击。

令狐彰旋身再拍出一掌。

庞德公又移形换位让过。

令狐彰大喝一声，连续攻出三掌，第一掌打向庞德公的面门，第二掌和第三掌则分击左右二侧，表面看来好像捕风捉影发空掌，但却是制敌先机阻住了庞德公的退路。

庞德公不得不出手了。

他猛然一拳直击而去，随手带出的劲风，吹得地上树叶纷纷飞卷开去。

果然是“霸王拳”，一出手便声势惊人！

令狐彰难得逼他动手，因此不愿闪避，立刻倾力一掌迎上——

但闻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拳掌接实，刹那间劲风四溢，势如地动山摇，三丈内的地面上，所有的落叶尽被劲风刮走，恰似飞沙走石一般。

在劲风激射中，庞德公脚下松动，登登登倒退了三步，但令狐彰则一连颠出五步才勉强稳住脚步。

若以功力来说，很明显的令狐彰已见逊色，但他们今天并非只比划功力一项，所以不能就说令狐彰输了，他今日此来也不打算以功力取胜，是以脚步稳住之后，立刻再度猛扑而上，双掌翻动间，顿如数只蝴蝶闪闪飞舞，一路逼上。

庞德公见他掌法神奇美妙，不但难以破解，连想闪避都极困难，这样的掌法他还是第一次碰到，不由得心头一凜。

他是当今武林公认的武学大师，今天碰上这个来历不明的青年，本来以为取胜不难，至不济维持平手应足足有余，这时发现令狐彰的掌法妙绝人寰，招招出人意表，被攻得心慌之下，不觉性子一起，于是放弃保守的战略，开始出拳抢

攻起来。

霸王拳一旦发动攻势，果然猛烈无比，每一拳都似一记焦雷，掌风虎虎生啸，锐不可当。

但令狐彰却未受制，他的身法变化万端，灵活异常，往往看似要被打中了，忽然一个出人意外的身法变动，登时化险为夷。

而且，趁势展开强烈的攻击。

庞德公到了这时，已经不敢把令狐彰视为后生晚辈，而当他是可怕的劲敌，毫不保留地尽展其一身绝学，全力地与令狐彰展开惨烈的搏斗。

双方各展绝技近身搏击，每一次接触，一口气就是对拆十几招，然后才分开，又然后再欺上抢攻……

这样打了将近三百多招，令狐彰渐渐觉得力不从心了，出招已不如开始的强劲和迅速，而庞德公的耐力却极强，出拳仍然凌厉无匹。

令狐彰开始走下坡了。

他心中暗暗着急，在心中大叫道：“令狐彰啊令狐彰！你绝对不能败，你已经在天山吃苦十六年，今天是你下江湖的机会，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就得再返山苦练三年，你难道愿意再返山苦练三年么？”

“不！”

他突然开声大叫，发疯也似地一连攻出七八掌。

庞德公毫不退让，硬接了他七八掌，然后纵身往旁掠开，喝道：“且住！”

令狐彰吃他硬挡七八招，被震得血液翻腾，心气浮动，正感无力再战，一听他叫停，心中太喜，于是收势站住，问道：“胜负未分，老前辈为何叫停？”

庞德公满面严肃，沉声道：“老夫三十岁成名于江湖，被誉为一代拳王，三十多年来，也曾经会过不少武林高手，没有一人能在老夫的拳下走过百招！”

语至此一顿，举手指着令狐彰，一个字一个字用力地道：“而你，你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今天竟然能够与老夫猛搏三百多招而不落败，就这样传说出去，你的令狐彰三个字必将在武林中造成轰动，所以依老夫看，这一战可以到此结束了！”

这位拳王不但武艺高超，为人也极为正直醇厚，他已看出令狐彰将是未来的武林风云人物，二十多岁的年纪就练成如此惊人的本领，他知道令狐彰是下过一番苦功的，他不忍伤害这样一个好青年，所以提议结束。

令狐彰明白他是一番好意，心中对这位拳王也油然而生敬佩之心。

但是想到恩师的规定，他不得不拒绝，道：“老前辈盛情，在下心领，我看咱们还是来决定胜负为是。”

庞德公不禁动怒道：“为什么？什么理由使你非打败老夫不可？”

令狐彰对他已产生好感，便据实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这是家师的规定，家师规定在下要击败你老才准在下离师下山。”

庞德公听了大为诧异道：“令师为何规定如此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因为你老是一代的武学大师，如果能打败你，便可以证明在下艺业已成。”

庞德公闻言纵声大笑，道：“令师这个规定太苛刻了吧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是的，也许有些苛刻，但这是有原因的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什么原因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未便奉告。”

庞德公追问道：“与老夫有关么？”

令狐彰摇头道：“绝对无关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令师规定你必须击败老夫才准离师，如果不成功呢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回山再练三年。”

庞德公忽然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愿再回山苦练三年？”

令狐彰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庞德公沉吟有顷，说道：“你虽然没有击败老夫，但似乎也不必再回山苦练了，因为你虽未获胜但也未落败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但家师规定必须击败你老才成。”

庞德公笑道：“有没有规定一定要动手过招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这倒没有，不过除了动手过招之外，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分出胜负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有办法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请教。”

庞德公一指那石臼道：“咱们分别出手推举石臼，谁推得远，谁便是胜者。”

令狐彰觉得用这个方法来决定胜负，可以避免大伤和气，乃欣然首肯道：“好！”

庞德公便走去石臼前，在地上划了一条横线，作为推动石臼的起点，便请令狐彰先动手。

令狐彰也不客气，上前运功提气，将全身真力贯注于右臂和手掌，然后一声暴叱，倾出十二成功力吐掌推拍而出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石臼应声飞起，飞出三丈四五尺远，落地又滚出五六尺！

两人一同走过去，在石臼停止的地方做了记号，便由令狐彰抱着石臼回到起点处放下。

庞德公也提气蓄势一番，随即大喝一声，一掌拍上石臼。

石臼也应声飞起，也飞出三丈四五尺才落下，但落地之后，突然破裂成两大块。

令狐彰面色一阵苍白，呆了。

庞德公走去看了看，却笑道：“你胜了！”

令狐彰一怔道：“什么？”

庞德公道：“你过来看看。”

令狐彰走过去。

石臼的落点，竟与他分毫不差！

令狐彰嗒然道：“你老打破了石臼，足见功力较在下深厚得多，应该是你老胜了。”

庞德公摇头道：“不对，咱们是比看谁推得远，不是比谁打破它，所以应该是你获胜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但落点相同啊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落点虽然相同，但你的又滚出五六尺，而老夫的没有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这是因为石臼破了，滚不动之故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你的运气好，但无论如何，是你胜了不错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这一次不算，咱们再以别的方法来决胜负吧！”

庞德公脸色沉了下来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希望见到老夫连败两场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不……”

庞德公挥挥手道：“去吧！你已击败了老夫，心愿已达，别的不必多说了，请恕老夫不留客——失陪了！”

语毕，大袖一拂，转身便向庄内走去。



第二步

令狐彰来到了“千手怪侠”司马天虹的家。

司马天虹的家，是一座倚山面水的小庄院，倚的山名叫“剪刀峡”，面的水名叫“鬼门关”。

这是长江之畔，也是长江最险恶的一段。船行到“鬼门关”，一不小心便会翻覆。

司马天虹隐居在此是有原因的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名气太大了，树大招风，所以最好离群索居。

他的名气是怎么大起来的呢？

一句话，他的暗器天下无敌。

几百年来，四川唐门的暗器一直是武林第一，尤其是如今的掌门人唐成，他的暗器功夫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可是有一年碰上了“千手怪侠”司马虹，两人各以所学的暗器较技竟日，一共比了十二场，结果司马天虹胜九场败三场，自此“千手怪侠”声名大噪，成了世无匹敌的暗器王。

据说“千手怪侠”司马天虹能够打十八种暗器，而其中最厉害的便是金钱镖。

一般人打金钱镖，威力可达七丈远，而司马天虹却是加倍，十四丈之内百发百中，予取予求，而且可一次打出十二枚之多，令人防不胜防。

所以，金钱镖成为司马天虹独步武林的绝艺，败在他金钱镖之下的武林高手不计其数。

所以，令狐彰的师父规定他第二步向司马天虹挑战金钱

镖，必须用金钱镖打败司马天虹才算成功。

经过多方打听，令狐彰才找到了司马天虹的家。这是在晌午时候，天气晴朗，长江的水像万马窜动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这样的景观令狐彰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不禁深深被吸引住了。

司马天虹的家就面对着长江，一走出大门便可见到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景象。令狐彰看到这幅壮观的江景，全身血液不禁产生“澎湃”之感，正在看得入神，突觉脑后袭来一股劲风。

他心头一震，立即将身一闪，同时伸手一抄，就抄到了一样东西——

一朵山茶花。

一朵好白好美的山茶花。

这一朵山茶花来势不算劲疾，可是令狐彰接在手中时，却感受到一股相当大的震撼力，心中一惊，暗忖道：“千手怪侠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抬眼望去，却不见司马天虹出现。

令狐彰便向山茶花的来处抱拳道：“在下令狐彰，今日专程前来拜望司马前辈，请司马前辈现身一见。”

他面对的方向是一片花园，园中种植着各色花卉，花团锦簇，非常美丽，可是就只看不见千手怪侠司马天虹其人。

令狐彰知道司马天虹是个性情古怪的人，当下又朝花园拱手一揖道：“司马前辈，在下此番走了数千里路才到此地，请务必现身相见。”

就在他弯身作揖的时候，又是一股劲风破空而至，他连忙侧身一让，又伸手将打到的东西接个正着。

这次，是一朵牡丹。